

第二部

利
刃

庚新·著

延边人民出版社

利 便



庚新·著

延边人民出版社

责任编辑：申敬爱
装帧设计：主语设计
责任校对：孙明新

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刑徒.2 / 庚新著. —延吉：延边人民出版社，
2010.1

ISBN 978 - 7 - 5449 - 0797 - 2

I. ①刑… II. ①庚… III. ①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（2009）第 210396 号

刑徒（第二部）

庚新 著

出版：延边人民出版社

（吉林省延吉市友谊路 363 号，<http://www.ybchs.com>）

印刷：北京凯达印务有限公司

发行：延边人民出版社

开本：700×1000 1/16 印张：17 字数：180 千字

标准书号：ISBN 978 - 7 - 5449 - 0797 - 2

版次：2010 年 1 月第 1 版 201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定价：28.0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，影响阅读，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

目 录

- 第三十九章 老秦后裔 / 001
- 第四十章 封禅梁父山 / 005
- 第四十一章 初闻刘家子 / 015
- 第四十二章 邻家有女初长成 / 023
- 第四十三章 隶奴(一) / 033
- 第四十四章 隶奴(二) / 039
- 第四十五章 傻子王信 / 045
- 第四十六章 你不如他 / 051
- 第四十七章 不可不防 / 057
- 第四十八章 暴徒灌婴(一) / 063
- 第四十九章 暴徒灌婴(二) / 069
- 第五十章 灌家父子 / 075
- 第五十一章 大有来头 / 081
- 第五十二章 警告 / 089
- 第五十三章 大丈夫当如是 / 095
- 第五十四章 担水功 / 103
- 第五十五章 老秦烙印 / 111
- 第五十六章 宋子燕人 / 117
- 第五十七章 出行 / 123
- 第五十八章 回眸 / 129
- 第五十九章 巨野大盗 / 137
- 第六十章 渔村老嫗 / 143

目 录

- 第六十一章 太极崩剑 / 149
- 第六十二章 古怪气象 / 155
- 第六十三章 绿蚁醉酒言天数 / 161
- 第六十四章 范阳术士 / 167
- 第六十五章 我名蒯彻 / 173
- 第六十六章 道与技 / 179
- 第六十七章 杜陵酒神 / 185
- 第六十八章 狗屠车宁 / 193
- 第六十九章 慷慨悲歌 / 199
- 第七十章 徐公寿宴 / 205
- 第七十一章 风萧萧兮易水寒(一) / 211
- 第七十二章 风萧萧兮易水寒(二) / 217
- 第七十三章 回家 / 223
- 第七十四章 博浪一椎 / 229
- 第七十五章 鸿沟巨汉 / 235
- 第七十六章 锁奴 / 241
- 第七十七章 中车府卫 / 247
- 第七十八章 虚惊一场 / 253
- 第七十九章 唐厉说法 / 259

第三十九章

老秦后裔



华夏黄酒的历史非常久远，早在夏商时期就已经出现。

但是，黄酒工艺真正完善成熟的时期，却是在北宋时期，并且开始涌现出各种品牌的黄酒。

而在秦汉之交，黄酒还只能停留在五齐酒的水准上。

清酒的概念虽然已经出现，但也只是相对而言。五齐之中，唯有沉齐勉强算得上清酒。

而清酒的用途，主要不是为了饮用，而是作为祭祀天地的祭品。

在《周礼·天官·酒正》中，曾记载了三酒的用途：辨三酒之物，一曰事酒，二曰昔酒，三曰清酒。事酒，有事而饮也；昔酒，无事而饮之；至于清酒，乃祭祀之酒。由此可见清酒的地位。

九酝酿造法，主要把黄酒的酿造过程详细地划分出来。

浸米、蒸饭、晾饭、落缸发酵、开耙、坛发酵、煎酒……诸如此类的工作，必须依次完成。

此前的酒水花雕，所缺少的就是煎酒这个过程。

当然了，这么一个过程，也只有刘闾清楚。这也是整个酿酒程序中，最为关键的一步。黄酒未煎，只能是普通的浊酒，但是经过煎酒这一道程序之后，普通的浊酒，就能变成清酒。

用如此美酒祭祀天地，方能体现出始皇帝的不同寻常。

至于那“万岁酒”的说法，不过是云山雾罩的胡言乱语。若不如此说，怎能显示出“万岁酒”的尊贵？那任嚣，已经被刘闾侃晕了。事实

就在眼前，他也从未见过、尝过如此美酒。

所以，刘闢现在不管是说得如何天花乱坠，任器也会毫不犹豫地相信。

“阿闢，这一百甌万岁酒，我要了！”

话说完之后，他立刻感觉到说错了话，连忙又补充道：“不是，不是，不是我要了，是我代皇上要了……不对，也不是……是我要把这酒供奉给皇上。皇上来年要在泰山封禅，唯有万岁酒，方能配得上吾皇的身份。刘闢，你说个话吧，这酒多少钱一瓶？多少钱我都可以出。”

刘闢一脸诧异地说道：“可是这酒，本来就是要奉给皇帝的啊。”

“啊……”

任器也是激动得过了头，忘记了之前刘闢说过的话。待平静下来之后，任器颇为赞赏地说：“刘闢，你能有此心意，确是最好。这样吧，这件事就交给我来处理。骆甲听令！”

“末将在！”

任器转身，用黑木塞塞住了甌口，然后又小心翼翼地把那方黑巾覆盖在甌口上，系好，绑住。

从怀中取出一方系有黑绶的铜印，连带着那一甌万岁酒，交给了骆甲。

“你持我印绶，率部连夜动身，赶往下相。至下相后，请屠大人派出兵马，你必须甌不离身，立刻赶赴咸阳，将这甌酒亲手交给蒙恬大人，蒙恬大人自然就会明白我的意思了……记住，是亲手交付，若酒有闪失，你就提头来见。”

“嗨！”

骆甲也知道这万岁酒的重要性，于是二话不说，捧起酒大步流星地走出大堂。

堂上，除了任器之外，只剩下李必和刘闢这两个人。

“刘闢，此次你酿酒成功，可算是立下了大功。不过，在赦令尚未抵达之前，你还要委屈一下。”

“罪民明白！”

刘闢躬身行礼，表示没有怨言。

任器又说：“不过，这‘万岁酒’事关重大，一百甌万岁酒，必须





要在月内装好，发出……审食其嘛，我不太放心。这样吧，就由你亲自办理此事。出酒期间，我准你留宿家中，但不许迈出家门半步。一定要把这件事做好，待出酒之后，你再回牢狱之中，等候赦令的到来。”

“罪民多谢大人！”

任嚣命李必率十名秦军押送刘阼回家。

待送走刘阼之后，任嚣长出了一口气，然后就觉着一阵从未有过的疲惫。

总算是解决了一件事情……没想到我的预感居然是真的！更没有想到，这刘阼还有这本事。

不过，刘阼的身份，至今还没有确凿的消息。

秦武王嬴荡崩，已经是近九十年前的事情了。九十年，沧海桑田，变化很大。昔年居住于三川郡，也就是当时东周都城雒阳的人，死的死，走的走，怎可能追查清楚刘阼祖上的事情？

而且，刘阼母子似乎对刘夫的事情，也不是非常了解。

阼夫人倒是说出了刘夫当年在雒阳的住所位置，但经查实，早在秦王政攻陷雒阳之前，刘夫的故居就不复存在，只剩下一片废墟。至于当年住在那附近的居民，更是一个都找不到。

此次刘阼献酒，功劳不小。

既然蒙将军有意待刘阼成年后，把他引入蓝田大营，自己何不顺水推舟，奉上这一份人情？

想到这里，任嚣立刻命人取来刘阼的户籍。

沉吟半晌之后，他提起刻刀，一笔一画地在祖籍两字下面的空白处，刻下“频阳东乡”四个字。

频阳，是已查出当年刘氏唐国后人刘悚在秦国时的住所。

也正是从这一刻开始，在刘阼的身上，就算是打下了一个实实在在的老秦人烙印。不管刘阼是否愿意承认这个事实，在他的户籍之上，清清楚楚地显示出，他是老秦人的后裔。

第四十章

封禅梁父山



所谓煎酒，其实并不复杂。

简单地来说，就是酒色沉淀提纯的过程。当然了，完成这么一个步骤，也不需要耗费多少时间。

在李必的押送下，刘阉回到了自己的家。

这也是真正意义上的家，和早先借住在审食其那里的情况，自然完全不同。

刘阉刚才回来取酒，由于匆忙，也没有来得及仔细看这个新家。现在达到了目的，心情自然也就放松下来。在家门口，他停下脚步，认真地看了看周围的环境。

十顷田地已经收割完毕。

几乎是出乎所有人的预料之外，刘阉买下的这十顷沼地，在经过一年的耕种之后，收获颇丰。

甚至比那些价值万钱的良田不遑多让。

不仅仅是刘阉这十顷田丰收，审食其挨着刘阉家的田地买下的五十顷荒田，其中有三十顷用于耕种，剩下的二十顷则紧挨着刘阉家的新房，建起来一个宅院。两所宅院，将泥沼中的那一眼甘泉直接圈住，形成了一个秘密的所在。

可就是那三十顷荒田，居然也是大获丰收。

沛县城中有不少人没有土地，也没有财产，只能为人帮工，赚取一些辛苦钱。

而这些为审食其和刘阨家帮工的人，在秋收农忙结束之后，一结算工钱，个个都笑逐颜开。

难道说，泥沼附近的土地，真的那么肥沃吗？

不少人开始蠢蠢欲动，想要购买泥沼附近的土地。可是现在再想购买，那价格可就不低喽。

一顷土地，暴涨四千金，直接卖到了五千金的高价。

这价格在沛县，已经是普通良田的价格了……谁又能想到，在一年之前，这里是一片无人问津的荒地。

刘阨对农事可以说是一窍不通，不过多多少少，也知道一些基本的要领。

审食其说过，这块土地早年间……也就是大概在七八十年以前，还是能种出东西的。更早的时候，这里曾经是一块肥沃的良田。可后来不知道是怎么了，越来越贫瘠。

渐渐地，就没有人再在这里耕种，土地也就随之荒废下来。

沛县这地方，湖泊纵横。逢雨季时，泗水暴涨，带来大量的泥沙，日子一长，就成了现在的泥沼。

刘阨觉得，这应该是因为没有施肥的原因。

土地就好像人一样，如果总是让人干活，不让休息，不给吃饭喝水，很快就会垮下去。如果不给土地施以肥料，妥善地照管，一味耕种开垦，肥沃的土地，就会渐渐地贫瘠了。

于是，人们就会再行开垦良田。

殊不知，对于那贫瘠的土地而言，这废弃的做法，在某种程度上却是一种休养生息。

泥沼之中的黑泥，是绝好的肥料。曹无伤在秋季把肥料放入土地，一个冬天过后，雪水融化，肥料和土地融为一体，开春时一经开垦，死气沉沉的土地立即生机盎然。

算起来，在这一年的时间，除了卖酒和耕种的收入，仅土地一块，刘阨家的资产就增加了四万钱之多。四万钱，是许多普通小民根本不敢想象的数字，就算是曹无伤的父亲，一年岁俸也不过几千钱而已。等土地价格上涨之后，曹亭长心里这个后悔，却又没法子和人诉说。

去年刘阨买田之后，审食其就怂恿着曹无伤也买田。



曹无伤呢，自然是心动。可他没什么积蓄，而且置业这么大的事情，必须要向曹亭长禀报。

曹亭长死活不肯答应，还幸灾乐祸地说：“且看刘家小儿和审家小儿来年的笑话。”

现在可好，笑话是没有看到，眼红倒是真的。如今再想购买的话，倾家荡产也只能换来一两顷的土地了。曹亭长年纪大了，也没什么野心了……此事随之也就被他放置在一旁。

刘闾的家，有一个小院子，面积不大。

夯土建起的院墙，只有一人多高。院子里有一棵老槐树，枝叶繁茂。虽然如今树叶枯黄，但是在那一抹暮色中，仍能让人感觉到勃勃的生气。三间小屋，两间牛棚，后院还有一间简陋的柴舍。

早在战国时期，人们已经普及了烧土制瓦。

不过，普通人家是不能用瓦来铺屋顶的。瓦制屋顶，是一种身份的象征，可不能随便使用。

除了官府所属的建筑之外，也只有一些大户豪族可以使用瓦片。

普通人家，一般是用茅草葺顶，并且还有一个专有的名词，叫做白屋。其含义不言而喻，白身所居住的房屋。当然了，用茅草葺顶的房子，自然是不可能和用瓦片铺盖的房子相比。

不过，审食其想出了一个办法。

从泥沼中挖出黑泥，将茅草混在黑泥之中，夯实后用木框分割，铺在房顶上面。

从远处看，白花花的茅草随风而动，如同普通的白屋一样。但效果却比普通的白屋好许多。

闾夫人早就站在门口，看见刘闾回来，眼睛里闪动着泪光。

“母亲，孩儿回来了！”

“回来了就好，回来了就好……”

虽然明知道刘闾过些日子还会回到牢狱，但已经得到审食其唐厉等人宽慰的闾夫人，此刻还是无比开心。审食其来了，唐厉也在，还有曹无伤、周昌两人。刘闾在沛县认识的人并不多，如今除了曹参和任敖在牢狱当值之外，几乎所有的人都欢聚在这小院之中。

闾夫人准备了丰盛的饭菜，连李必等人也一起招待。

刘阏家的房子虽然不够，可没关系，审食其是自己住，三四间房舍都空着，足以安置看守刘阏的秦军。

当然了，李必必须要住在刘阏的家中，以监视刘阏的行动。

这一顿饭，一直吃到了午夜才算结束。刘阏奉上洒水花雕，让李必和一干秦军喝了个痛快。可即便是这样，仍有五个秦军没有喝多，在午夜酒宴结束，唐厉等人告辞离去之后，五名秦军很自觉地守在院子里，意图非常明显，担心刘阏连夜逃走，到时候他们不好交差。

“母亲，孩儿想问你一件事情。”

刘阏和阏夫人独自相处的时候，迟疑了片刻开口说话。

阏夫人看着刘阏，轻轻叹了一口气，“阿阏，娘知道你想要问什么……可是，已经过去的事情了，你现在问，又有什么用处？别再胡思乱想了，等你罚作结束之后，你若是觉得在这里不快活，咱娘儿俩就搬走，去别的地方。反正咱们现在有户籍，也有钱帛，无论哪里都可去得。

“至于咱们和吕家，已经不再有什么瓜葛了。他们怎么想，我不知道，可娘心里却安生得很。”

话说到这个分上，刘阏到了嘴边的问题，也无法再问了。

看得出，阏夫人对吕家似乎不太满意。至于是什么原因，他不敢问，也不好再去追问。

是夜，刘阏躺在榻上，辗转难寐。

也许是这新的环境，让他感觉不太舒服；也许是这心里的疙瘩，始终都没有解开，反正就是睡不着。

不知不觉，已是鸡鸣时分。

一年来养成的习惯，让刚迷迷糊糊打盹的刘阏，一下子醒了过来。

他穿衣而起，走出房间。在小院中活动了一下筋骨，深呼吸一口气，用力地甩了甩头。

逝者如斯，过去的事情，又怎么可能去追回呢？

且珍惜眼前吧……

始皇二年（前220年）十一月，始皇帝出咸阳，过函谷关，开始他的首次东巡。

之所以在十一月出发，并非没有原因。





封禅须在正月初一举行，而始皇帝在十月时，又发出一道奇怪的诏书。

废除原有的历法，改每年的十月为一年之始。据说，这道诏令的发出，并非出自始皇帝的本意，而是由燕国人卢生所建议。这位卢生的名字，没有人知道。就连始皇帝嬴政，也尊称他为卢先生。据说，他是燕国仙人羡门子高的学生，有羽化登仙的法术，甚得始皇帝敬重。

羡门子高，是燕国王姬平时期的方士，在当时号称已有五百岁的高龄，曾亲眼见过烽火戏诸侯的周幽王。他声称，他有一种法术，只要坚持修炼，到老年之后，身体消失，能变成神仙，升天而去。

齐国王田因齐、田辟疆，燕国王姬平对此深信不疑，将羡门子高和当时另一位名叫宋毋忌的方士奉若上宾，并根据这二人所说，派大量的人出海，寻找羡门子高所说的三神山。

不过，没等羡门子高回来，这些君王纷纷病故。

后来又传出消息，说羡门子高已在海外羽化升仙，居于三神山之上，静候有缘人前去。

若有人能寻得三神山，可得长生不老之药。卢生自称是羡门子高的弟子，自然受到始皇帝的尊敬。

按照卢生所说的阴阳变幻、五行理论，西方主刑杀，按照四季对应的的话，冬季为西方之始。

秦国若以冬季为一年之始，就能气运长存。

始皇帝既然有心要让大秦千秋万代存在下去，对于这气运之说，自然是相信。

虽然宰相王绾、廷尉李斯、内史蒙恬极力劝阻，可是已经拿定了主意的秦始皇，又岂是他人可以劝阻？正好，乘一年之始出发，抵达泰山时就是万物复苏的时节，也好举行封禅大典。

十二月，始皇帝登峯山（山东省邹县东南），命李斯以秦小篆刻下碑文，颂扬他的功德。

在峯山刻碑之后，始皇帝启程动身，在十二月末，抵达故鲁国国都曲阜，召集七十余儒生，共商封禅大典。

泰山难行，按照始皇帝嬴政的意思，直接命人在山上开出一条道路。

哪知道，有儒生当时就站出来阻止，并且说：“古时，君王封禅，都

要用蒲草包裹车轮，昭示仁爱之心，不愿压伤山上的土石草木。至于祭祀大礼，一律使用的是草席，表示对上苍的谦卑之心。”

始皇帝的脸色，顿时阴沉下来。

他是个极为自负的人，怎能愿意向大地表示谦卑？

古时，祭天为封，祭祀大地为禅。按照始皇帝的本意，在泰山建筑高台，可以更容易被天神接纳，然后再转至梁父山（今山东省泰安市东南，泰山的支脉），清扫地面。因为梁父山的地面很厚，祭祀大地足矣。可是这儒家的学子，却是丝毫不肯通融，坚持要始皇帝依照古制封禅。

若非天下方定，需笼络人心，依照着始皇帝的脾气，早就把这些儒生给杀了。

在儒生们的坚持下，始皇帝最终只能妥协。

不过在他的心里，对儒生却留下了非常不好的印象。

封禅大典，在正月初一正式开始。这封禅典礼，原本是帝王贵族们展示富贵权威的一种手段，按照道理说，始皇帝才应该是这次封禅大典的主角。可是，始皇帝嬴政却感受不到半点快意。

一场封禅大典结束之后，嬴政疲惫地回到了位于泰山脚下的行宫。

“父皇！”

始皇帝刚坐下，就见一个青年，带着个粉雕玉琢年纪在七八岁模样的女童，走进大殿。

小女孩儿见到始皇帝，立即开心地叫了起来，从青年的手中挣脱出来，兴奋地跑过去，一下子跳进了始皇帝的怀中。

素日里一向给人严厉感觉的始皇帝，看到这小女孩儿的时候，非但没有不高兴，反而少见地露出了一抹笑容。嬴政把小女孩儿抱在怀里，伸出手，轻轻地掐了一下她红扑扑的脸蛋。

“果儿，今天在行宫里，都做了些什么？”

这小女孩儿，正是嬴政最宠爱的小女儿，名叫赢果。别看嬴政平时总是那么严厉而刻板，可是在面对赢果的时候，看上去却是那么的慈祥，以至于领赢果来的青年都嫉妒了。

青年名叫赢扶苏，是嬴政的长子。

“果儿，莫要缠着父皇，忙了一整日，父皇已经累了。”

嬴政笑道：“没关系，没关系……果儿在这里，朕又怎可能觉得累

呢？扶苏，有什么事情吗？”

嬴扶苏迟疑了一下，轻声道：“父皇，儿臣刚才见父皇回来的时候，似乎不太高兴……”

嬴政脸上的笑意，顿时不见了踪影。

“朕是天子，是天下间最至高无上的人。今日封禅，本是朕自家的事情……可是，朕就觉得，好像木偶一样被那些人牵扯着。他们让朕做甚，朕就要做甚。朕不高兴，很不高兴！”

也难怪嬴政会有这样的感觉。

儒生们坚持依照古制，封禅时的一举一动，都必须合乎礼法。

在嬴政看来，好像不是他在封禅，而是那些儒生在封禅。所有的风头，都好像被儒生们抢走。

嬴政又怎么能受得了这份气？

嬴扶苏这么一说，立刻让嬴政的心里生出不快之意，他面容一板，四周的气温都仿佛下降了。

“父皇，不许生气……父皇，笑笑！”

嬴果似乎什么都没有觉察到，蜷在嬴政的怀中，轻轻捻着他的胡须，撒起娇来。这也是嬴扶苏带嬴果来的主要意图。当他发现嬴政似乎不高兴的时候，就担心周遭的人会受牵连。

而唯一可以平息嬴政怒气的人，正是这嬴果。

果然，嬴果这一撒娇，嬴政的表情，随即缓和了许多。嬴政很无奈地看着那胖嘟嘟白嫩嫩的小手捻着他的胡须，却生不出半点的怒气。他低下头，用额头狠狠地顶在嬴果的额头上，轻轻蹭了两下。

说来也奇怪，这心里的怒火，好像缓解了不少。

“好了，不要说这些不开心的事情了！”嬴政抬起头，看着如释重负的嬴扶苏，心里轻轻一叹。

这个大儿子啊，什么都好。

兵法韬略，治国典章，都可说得上是很精通。然则，性子迂腐了些，太软弱了，将来怎能接掌这天下？看样子，朕还要再忙碌些时候，找个机会，定要好好地磨炼一下他，否则怎能放心！

“今日封禅的祭品，尤以那万岁酒最为出色。”

嬴政笑道：“就连那些家伙都说，唯有那‘万岁酒’才称得上是真